正誼堂全書

13
743
59

門十13
號743
卷59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莆田黃　淶　受業
劉博士　羅源陳紹濂　仝校
墓誌銘　晉江史大範

元祐元年閏二月詔侍從諫官御史各舉經明行修可充
內外學官者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韓公維以開封府
陳留縣尉劉絢名聞授京兆府府學教授侍御史王巖

明治三七年
一月二十日購求

叟今正言朱光庭又皆言近春秋學廢已久絢少通春秋宜爲搏士詔復以君爲大學博士及就試不幸有疾猶勉力學校論議不倦學者多親之病甚請外未報庶二年六月十二日卒於官自公卿大夫師友學士莫不傷之噫其傷也豈私乎哉蓋以純學懿行君子爲難得也君字質夫先世常山人曾祖諱懷寶贈光祿少卿祖諱舜卿尚書虞部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以仕宦始家河南其後因葬爲父師旦今爲朝散大夫致仕妣安仁縣君余仲姑也君生質明粹長而溫恭自髫齔時已有老成器結髮即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君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弟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而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外雖溫然可親遇事剛毅自立其質之美學之力也如此明道常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君無疑焉君幼以祖蔭得官少嘗應進士舉再至禮部後不復爲也初仕河南府壽安主簿尹召府中且俾句稽公廚賓客之費凡尹之子弟預者皆計而償之尹始不悅卒以此善公臨事不苟率類此元豐中移潞之長子令邑俗滔古而公又誠愛公家負逋不施筆扑以期而集有一夫貧

甚自言未有以償公惻然爲寬其期鄉人遂以代輸終
其去遂不笞一人歲旱田稅十當蠲七八府遣官覆視
所蠲才二三君力爭不能得乃封還其槁請改之不聽
民詣闕訴詔遣通判彭按卒得如君言府由是憾君乃
以公事置公罪丁安仁縣君憂父老數千百人送至郡
境君重謝遣皆涕泣而還富文忠語人曰劉絢古縣令
也舉子之所見者一二槩可見矣惜乎朝廷方知而用
之年纔四十三而沒平生蘊積見於時及於物者固未
博是可傷也已沒時家無千錢諸君士友相與賻之始
克歸葬河南府偃師縣洛南鄉士中村北邙原先塋之
次其年十月十九日也君之爲人氣和而體莊持論不
苟合跬步不忘學既病與予言曰每瞀悶時正坐端意
氣卽下平居持養氣可忽乎同舍呂與叔過問疾君曰
死生常理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耳君自幼治春秋其
學祖於程氏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將沒之時尚以例
類質於大夫君平時有遺稾未就將終啓手足自盥讀
猶道詩書語安然而逝可謂力學者也君與人俱學有
所知惟恐不與人共也予晚始聞善賴君以告語者多
矣今予之悲豈特親戚之情乎君娶白氏屯田員外繹
之女子男一人伯順銘曰嗚呼質夫不可得而見也學

以致道蓋如子者鮮也養之溫溫渟乎善也發之鏗鏗
壑不變也嗟世習非滔滔競迷不有豪傑孰逃而歸尚
豈若子安而蹈之進以知止本以不欺其出無惑歸生
曷疑猶身之長日益莫知試其所遭乃審所持力久內
明見於融怡德未大施君子是悲彼而不知我何說爲
人有知之起以此詩

祭文　伊川先生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斯學
於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苟
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眾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
眾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
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
以惜子者豈止游從之情哉茲焉歸葬不克臨穴姑因
薄奠以敘其哀

遺事五條　見程氏遺書下同

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

質夫沛然

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劉絢
作自不須頤費工夫也劉傳既成門人請觀伊川曰卻
須著頤親作竟不以示人伊川沒後人方見之又有蜀

人謝湜解春秋來呈伊川伊川曰更二十年後方可作
見祁寬所記尹
和靖語下同

今人多說曾見伊川又曰他自某人處傳得伊川學焞昔
見李端伯作劉質夫墓誌有記伊川語曰斯人之志吾
無疑矣然質夫春秋傳成伊川卻親作何耶謂孔子謂
賜可以言詩惟復三百篇皆與孔子見同惟復指當時
一事今不可便謂子貢盡得孔子言詩之道今要箇劉
質夫豈可復得然爭說我得伊川學哀哉

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見侯子
雅言

李校書名籲字端伯綏氏人元祐中爲祕書省校書
郎嘗記二先生語一編號師說伊川稱之而

祭文亦有傳學之語蓋自
劉博士外他人無此言也

祭文

伊川先生

嗚呼自子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傚而信
從子與劉質夫爲有力焉質夫於子爲外兄弟同邑而
居同門而學才氣相類志尚如一予謂二子可以大受
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悲
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艱哉官制有拘不克臨
穴寄文爲奠以敘其哀

呂正字

又

嗚呼識子於南山渭水之曲知子於洛陽夫子之門風期

自振於流俗問學不異於淵源子之舅中閎肆開發求之孔門如賜也達子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爭子之於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予求友於四方顧所得之幾希志或同而才之不足才或高而志與之違子敏且强予心子契謂其有年以立斯世嗟如之何皇天降災夭於中道使不得盡其才賚夫之賢予聞有素昔予見之傾蓋如故迺得與子情親義敦定交莫逆不啻弟昆天不憖遺質夫且死同其弔傷有予與子子疾繼作予爲汝憂子罹親喪既歸莫留別未踰月子訃亦至驚疑恍惚若有所失不意二子之賢而一朝至此道之難行我今知之人之云亡孰知我悲子之往矣天不相矣恍矣惘矣予奚望矣哀哉

遺事　二條

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　見程氏遺書下同

楊遵道問因見李籲錄明道語云大則無所在剛則不屈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卻與先生說別如何伊川云先兄無此言舊當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才聽得轉動便別舊見只有李籲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卻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

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

藍田呂氏兄弟

寶文名大忠字進伯丞相汲公之兄元符末以寶文閣直學士卒實錄有傳不載其學問源流今不復著但遺書中見其從學之實

宣義

行狀略

君諱大鈞字和叔姓呂氏其先汲郡人自祖而下葬藍田故今爲京兆人嘉祐二年以進士中乙科授泰州司理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耀州三原縣事以諫議授果州乞代親入蜀移知綿州巴西縣事未赴旋以諫議致仕移疾不行丞相韓公絳宣撫陝西河東路辟掌書寫機宜文字府罷除福州侯官縣故相宣靖會公出鎮京兆薦君知涇陽縣皆不赴久之丁諫議憂服除復閒居數年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斯之未能信於是不復有祿仕意講道勸義以教育人材變化風俗推其在己者以驗諸人將自期德成而致用也居無何士大夫皆惜其賢而不用以爲不仕無義由是多強君起不得已造朝大臣薦以爲宮邸教授非其志也會仲兄龍圖閣直學士大防知永興陳乞監鳳翔府造船務新官改宣義郎朝廷問罪西鄙鄜延路轉運司特請君行

師出暴露君臨事竭力不弛厥勞人勸君以他辭免而
君義不辭難也以元豐五年夏六月癸酉感疾卒年五
十有二君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己任所知信
而大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而
君之所趨蓋亦未見其止也蓋大學之廢絕久矣自扶
風張先生倡之而後進蔽於俗尚其才俊者急於進取
昏塞者難於領解由是寂寥無有和者君於先生爲同
年友及聞先生學於是學者靡然知所向矣先生之學
請無倦久而益親自是必悅誠服賓賓然執弟子禮卽
大抵以誠明爲本以禮樂爲行衆人則姑誦其言而未

知其所以進於是焉君卽若蹈大路朝夕從事不啻飲
渴之營飲食也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剋期可到而日
用躬行必取先生之法度以爲宗範自身及家自家及
鄉人刻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丁諫議憂自
始喪至於葬祭一倣古儀所得爲者而居喪之節鉅細
規矩於禮雖昆弟共行之而君特勉執之彌謹由是僚
友稱其孝世人信其誠又推之祭祀冠昏飲酒相見慶
弔之事皆不渉習俗粲然有文以相接人咸安而愛之
蓋君之所行雖以禮爲主要欲其學立其守而又樂爲
人語故人皆由其教而說其義自是比比皆知禮爲可

行者君少時贍學洽聞無所不該一日聞先生說遷其
素志而前日之學博而以約卽渙然冰釋矣故比他人
功敏而得之尤多愛講明井田兵制以謂治道必由是
悉撰成圖籍笥中了然若可推行又嘗作天下爲一家
中國爲一人二賦獻槩可見其志矣君既感疾一日命
內外灑埽齋居冥然若思久之客至問安交語未終而
沒則德性所養可以想見矣既卒其孤尚在鄉里夫人
种氏治喪一如君所以治諫議之喪凡委巷浮屠頗鄙
不經之事一不用於是延之學士大夫驚歎君之家法
以見君之道固行於妻子矣子義山傳其父學蚤有立

志

墓表銘

范　育

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
於身妻子朋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者
矣乃表其墓曰誠德君子而系其世行云君性純厚易
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於心所知不二於行其學以孔
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
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
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
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蓋大學之教不明於

世者千五百年先是扶風張先生子厚聞而知之而學者未之信也君於先生爲同年友一言而契往執弟子禮問焉君謂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際惟躬行禮義久則至焉先生以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且謂當勉之當自悟君乃信已不疑設其義陳其數倡而行之將以抗橫流繼絕學毅然不恤人之非閒己也雖先生亦歎其勇爲不可及始居諫議喪衰麻斂奠葬祭之事悉捐習俗事尚一倣諸禮後乃寢行於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閒其文節粲然可觀人人皆識其義相與起好矜行一朝知禮義之可貴久之君

之志既克少施而於趨時求中未能沛然不疑然後信先生之學本末不可踰以造約爲先務矣先生既沒君益修明其學將援是道推之以善俗且必於吾身親見之既而曰有命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其始講修先生之法曰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而已既又知大君子之德不存焉雖不試而不悔始也急於行已既乃至而不迫優游乎道之可樂始也嚴於率人既乃和而不解使學者趨而不厭嗚呼非持久不已孰能與於此君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

正字名大臨字與叔學於橫渠之門橫渠卒乃東見二先生而卒業焉元祐中爲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范內翰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爲講官不及用而卒有易詩禮中庸說文集等行世

祭文

嗚呼吾十有四年而子始生其幼也吾撫之其長也吾誨之以至宦學之成莫不見其始終於其亡也得無慟乎得無慟乎子之學博及羣書妙達義理如不出諸口子之行以聖賢爲法其臨政事愛民利物若無能者子之文章幾及古人薄而不爲四者皆有以過人而其命乃不偶於世登科者二十年而始改一官居文學之職者七年而逝茲可哀也已子之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爲壻矣其爲人所重如此予於窮達死生之際固已了然於胷中矣然吾獨不知子之亡也將與物爲伍邪將與天爲徒邪將無所通而不可邪是未可知也子之才皆可以知此固不待吾之喋喋也今獨以喪事爲告子之柩以方暑之始將卜辰歸祔於先塋乃擇明日遷於西郊之僧舍以待時焉嗣子省山實爲喪祭之主將行一奠終天永訣哀哉

雍行錄

伊川先生

元豐庚申歲予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挂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忘之則

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使人得之乃非亡也吾歎夫有用之物若沈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呂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爾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何如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誌之後十五年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爲之泣下

遺事十一條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見程氏遺書

呂進伯甚好但處事太煩碎如召賓客亦須臨時改換食次吾嘗語之曰每日早晚衙纔覆便令放者只爲定故也凡事皆有恁地簡易不易底道理看得分明何勞之有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進伯好學初理會箇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

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卻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進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寵門說禪一般進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詠曾點事曰兩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箇事只輸顏子得心齋見上蔡語錄

馬涓亘濟狀元及第爲秦州簽判初呼狀元呂進伯爲帥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既爲判官不可曰狀元也亘濟愧謝進伯因謂亘濟曰科舉之學既無用修身爲己之學不可後爲政治民其可不知亘濟自以爲得帥後立朝爲臺官有聲每歎曰呂公教我之恩也見邵氏聞見錄

呂進伯帥秦時倅之子張瞻景前時往問學後入大學求書見汲公進伯云微伸不須見不若見大臨舍弟見呂氏雜誌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

叔見程氏遺書下同

爲伊川程氏之學進伯每屈車騎同亘濟過之謝顯道爲講論語進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又數以公事案牘委亘濟詳覆且曰修身爲己之學不可後爲政治民其可不知亘濟自以爲得帥後立朝爲臺官有聲每歎曰呂公教我之恩也見邵氏聞見錄

呂進伯帥秦時倅之子張瞻景前時往問學後入大學求書見汲公進伯云微伸不須見不若見大臨舍弟見呂氏雜誌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

和叔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伯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俗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向風

巽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一作與叔據理合滯礙而不然者只是他至誠便相信必直篤信巽之范侍郎育

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了更不肯問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纔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尹子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

呂與叔以門蔭入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捨祖宗之德見呂氏雜誌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　恕惺齋覆校

閩縣林星賡磡臣分校

侯官陳　鵬龍齋分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　莆田黃　淶

羅源陳紹濂　仝校

晉江史大範

尤溪劉鴻略

蘇學士　名昞字季明武功人赤橫渠門人而卒業於程氏者元祐末呂進伯薦之自布衣召爲博士後坐上書邪黨竄鄱陽今無以考其言行之詳特載呂公薦狀如左云

奏狀

呂正字代伯兄作

右臣伏見京兆府處士蘇昞德性純茂强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之學爲門人之秀秦

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或不如所舉臣甘罔上不忠之罪

遺事二條

季明安見遺書

蘇季明以上章得罪貶饒州過洛和靖館之伊川訪焉既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爲意和靖曰然也亭嘗問季明當初上書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若爲國家計自當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季明以爲言爲然先生曰名言名言見涪陵記善錄

後世司言責者於人主前非所當言代王言者則顚倒錯亂只爲他學無源流如在伊川之門眾矣不知其要者依舊無所得如橫渠聲動關中關中尊信如夫子蘇季明從橫渠最久以其文麤爲十七篇自謂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卻是未知橫渠橫渠有詩云中天宮殿鬱岧嶢瓦縫參差切絳霄葵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夫豈不欲行道於世然在館中半年即去後十年復召用之不半年又去只爲道不合即去也朝廷事自有宰相執政其次有諫官御史季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亦必有非所宜言者矣見胡氏傳家錄

謝學士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察院楊文靖同時受學歷仕州縣建中召對除書局官後復去爲筦庫以飛詔坐繫詔獄褫官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游公爲誌其墓今訪求未得

遺事

明道初見謝子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見上蔡語錄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閒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閒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顯道乃止是歲亦登第見程氏遺書下同

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學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明道謂謝子雖小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憤悱如此見侯子雅言

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掞不語伊川

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見程子外書

謝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先生學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卻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見胡氏傳家錄

昔日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是禮與非禮者昔日學時只垂足坐不敢盤足又云昔者用功處甚多但不敢說與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此見上蔡語錄下同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功夫謝曰也只是去簡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坐同志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胡文定公聞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羹卻去房裏喫爲甚恁地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洟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卻萬事眞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生平未嘗干人在

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
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卻閒工
夫枉用卻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
可謂切問也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在上
面做工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
屋柱無根雖翦枝條相次又發如人
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
斬斷便沒事
或問謝子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
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卻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物之
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卻並無危羨
舊多恐懼常於□□也習□日六文一□□特地寫教不
好打疊了此心
釋氏只要箇絕念某□得似釋氏□□□□日用心對日
近日只用何思何慮一句何字□有此□□□□發得
太早
問太虛無盡必有止
用則何止吾丈莫已□用吾曰未到此地□是聖人便
不用當初曾發此□□伊川□句壞□二十年曾往見

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御何故被一句轉御曰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煆鍊得人說了又御道恰好著工夫也問聞此語後如何曰至今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進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御如夢如挽弓到滿時愈難開然此二十年聞見知識

御絡長按前段與此小異蓋前曾氏所記而此段胡氏所記也未知孰是姑兩存之

馮忠恕聞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謝良佐有王佐才以是質於和靖和靖曰先生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授澠池令來洛見先生留十餘日先生謂焞如見顯道試問此來所得如何焞即往問焉顯道曰良佐每嘗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先生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具以告先生先生曰某見得它也是如此雖甚喜之但不聞此語耳見涪陵記善錄

謝顯道建中閒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顯道何如人先生曰出求之徒見程氏遺書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敎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

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强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見上蔡語錄

謝先生監西竹木場朱子發自太學與弟子權偕往謁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款其講說已而具飲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鬚曰聽說論語首學子見齊衰者與冕衣裳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學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曰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見上蔡語錄後跋

學者必求仁須將孔門問答仁處編類考察自體認一箇緊要處方可若不實見得分明則流爲釋氏是自家原不曾有見處寬山語至此更不說破謂說時只是眼前事不如使人自體認上蔡則不然有問則歷歷言之西人氣直謂說後曉者自是去做工夫否則休耳見胡氏傳家錄

游察院

墓誌記

楊文靖公

予昔在元豐中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公諱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英豪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爲太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不便就擬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疑議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爲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鈞軸卽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簽書齊州判官廳公事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卽位召還爲監察御史出知相州歲餘管句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知漢陽軍以親老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衝罷歸

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葬於和州含山縣車轅嶺之□□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　力心　自到不爲□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涖官遇僚吏有恩意與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筮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十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斂而修奉祠館市材調大無虛日所至騷然公歷守

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娣姒睦姻族人無閒言公素貧不治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先公卒子男七人撝擬球握損撝拂女歸某之子適有中庸義一卷易說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於家

遺事五條

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煞穎悟見程氏遺書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這箇

意思便道一作中庸矣見外書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爲學中以異類待之皆學春秋愈駭俗矣見程氏遺書下同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卻恐不變也

游定夫後更爲禪學大觀閒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爲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游則二者之閒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丈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游定夫嘗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見呂氏雜志

伊洛淵源錄卷之九終

同治五年重刊福州正誼書局校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昭慶齋覆校
侯官江鵬程摶九分校
侯官鍾大鈞笠雲分校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 晉江史大範 全校

楊文靖公

莆田黃 濬

墓誌銘

羅源陳紹濂

尤溪劉鴻略

胡文定公

自孟子沒遺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閒隙遂入中國學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

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道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奥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公三人是也公諱時字中立姓楊氏既沒踰年諸孤以右史呂本中所次行狀來請銘謹按楊氏出於弘農爲望姓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之將樂縣因家焉公姿稟異甚八歲能屬文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參軍不赴杜門積學潛滀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久之乃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司法公燭理精深曉習律令有疑獄眾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傾羅外

艱除喪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辟民以客禮待之漕使胡師文惡公之與張善也歲饑方賑濟劾以不催積欠坐衝替張公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授改宣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遷南京宗子博士會省員知越州蕭山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寧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公年幾七十矣是時天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則以祕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儆戒之言除邇英殿說書公知時勢將變遂陳論政事其略曰近日蠲除租稅而廣濟

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爲虛文耳安土之民不被惠澤而流亡爲盜者獨免租賦百姓何憚不爲盜夫信不可去急於食也宜從前詔嘉祐通商榷茶之法公私兩便今茶租錢如故而榷法愈急宜少寬之諸犯榷貨不得根究來歷今茶法獨許根究追呼蔓延奸猾充斥宜卽革之東南州縣均敷鹽鈔迫於殿最計口而授人何以堪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辦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轉般之舊和預買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內郡以省運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爲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衛士天子爪牙而分爲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敵騎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北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好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數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公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敘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爲三路總帥金人侵疆棄軍而歸

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金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閹人提擧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金人厚取金帛又遂賂以三鎮遂講和而去公上疏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虜廷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踰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如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蹂之使腹背受敵宜可

爲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盟能保此狂虜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於是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屢進屢卻公又言聞金人駐兵磁相劫掠無算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往此叛盟之大者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今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吾以重兵擁其後此萬全之計望斷自宸衷無惑浮言而議者不一故終失此機會於是大原諸郡皆告急矣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政慮其生亂引高徵事揭榜於衢且請以禮起邦彥公

言士民伏闕詬罵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至出於一時
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彥首畫遁逃之策
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李鄴奉
使失辭惟金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之所同棄也今敷
告中外乃推平賊和議之功歸此二人非先王憲天自
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邦彥等既罷趙野尚存
公復言野昔嘗建言請禁士庶以天王君聖爲名者上
皇後以爲諂諛之論廢格不行而野猶泰然不以爲恥
乞賜罷黜上皆從之或意太學生又將伏闕鼓亂乃以
公兼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竊

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
庭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
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
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
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
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於家則竭
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
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
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眾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
而不爲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

後艱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以疏詆公又會學官紛爭有旨皆罷卽上章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又懇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楊某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閑除職祭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改徽猷閣待制上卽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爲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世也上然之除兼侍講二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四年上章告老從之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終於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葬本邑西山之原近臣朱震奏公嘗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辨誣詔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人所著三經義辨有益學者乞下本州抄錄仍優恤其家有旨贈官賜以金帛娶余氏贈碩人先卒子五人迪早卒迥適適造已仕女四人長適陳淵次陸棠次李郁次未嫁孫男七人孫女五人曾孫一人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

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嗒聲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熙寧初代余典教渚宮始獲從公游三十年閱出處險夷亦嘗覩之熟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脫甘若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貉縕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敝廬廈屋若皆可託宿未嘗有所羨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世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也老之將至沈伏下僚厄窮遺佚若將終身焉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亦不改其樂也然則公於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哉心則違矣凡訓釋論辯以闢邪說存於今者其傳寖廣故特載宣和末年及靖康之初諸所建白以表其深切著明而公之學於河南小嘗試之其用已如此所謂援而止之而止必有以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豈不信乎世或以不屑去疑公蓋淺之爲丈夫也銘曰天不喪道文其在茲惟天之命尸者其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兄弟而處並爲世師偉茲三賢闔步其馳有學術業顏其餼而公名最顯垂範有詞豈不見庸孔艱厥時狂瀾奔潰

砥柱不敲邪說害正倚門則揮嗟彼妍罔讒言詆欺我
扶有極人用不迷奚必來世判其是非有援則止直道
何疵不勉而和展也可夷河流在北伊水之湄誰其似
者訂此銘詩

龜山誌銘辯

宏問何故西方之傑窺見閒隙遂入中國答曰自孟子既
沒世無傳心之學此一片田地漸漸拋荒至東晉時無
人耕種佛之徒如達摩輩最爲桀黠見此閒隙以爲無
人遂入中國面壁端坐揚眉瞬目到處稱尊此土之人
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襠

宏又問佛之徒既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何故卻言人人
失其本心莫知所止答曰釋氏自言直指人心見性成
佛吾卻言失其本心莫知所止大道懸遠宏又問何故
懸遠答曰昔明道先生有言以吾觀於儒釋事事是句
句合然而不同宏又問既云事事是句句合何故卻不
同答曰若於此見得許汝具一隻眼

宏又問據楊氏家錄稱先生不欲爲市易官呂居仁亦云
辭不就今誌中何故削去不就二字答曰此是宅門未
曾契勘古人出處大致若書不就兩字便不小了龜山
差監市易務卽辭不就除祕書省校書郎卻受而不辭

似此行徑雖子貢之辯也分說不出來今但只書差監
市易務公年將七十矣卽古人乘田委吏之比意思渾
洪不卑小官之意自在其中乃是畫出一箇活底楊龜
山也幷遷著作郎幷邇英殿說書只一向衮說將去不
消更引高麗國王事說他龜山前代如伍瓊亦嘗薦諸
賢於董卓卓召用之除申屠蟠外諸賢皆至或旬月徧
歷三臺而無非之者此亦是有底事不足爲文飾也
宏又問攻王氏一章卻似迂闊何故載之答曰此是取王
氏心肝底儈子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
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詖淫邪遁之辭皆破矣

宏又問或說龜山被召過南京見劉器之劉問此行何爲
龜山曰以貧故劉曰若以貧故則更不消說答曰傳言
如此未知信否若據吾則不然劉若問此行何爲但對
曰老年無用處且入這保社它若更問這有轉身一路
否但曰料得無處分說一任傍人點檢不然者若問此
行何爲只答云竿木隨身亦自脫灑
宏再問何故載果何求哉心則這矣一句答曰陶公是古
之逸民也地位甚高決非悤這所能招劉雷之徒所能
友也觀其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卽可知其爲人故提此一句以表之而龜

山之賢可想見矣世人以功名富貴累其心者何處更有這般氣象但深味心則遠矣一句卽孟子所謂所欲不存若將終身若固有之氣象亦在其中矣宏又問如何是心則遠矣答曰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慮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矣

宏又問行狀云陳公瓘鄒公浩皆以師禮事先生何故不載答曰凡公卿大夫之賢者於當世有道之士莫不師尊之其稱先生有二義一則如後進之於先達或年齒居長或聲望早著心高仰之故稱先生若韓子之於盧仝歐陽永叔之於孫明復是也其一如子弟之於父兄

居則侍立出則杖屨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若子貢曾子之於仲尼近世呂與叔潘康仲之於張橫渠是也今一槩稱以師禮事先生恐二公之門人未達故不復書大觀庚寅在都城嘗見了翁與龜山書稱中立先生初亦疑之後乃知字者親厚之意先生者高仰之稱也亦可見矣兼龜山道學自爲當世所高而誌中已稱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矣不必更引二公以爲重

宏又問行狀云胡公之徒實傳其學此事如何答曰吾於謝游楊三公皆義兼師友實尊信之若論其傳授卻自有來歷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

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汝但觀吾春秋傳乃是白頭六十歲以後所著必無大段牴牾更有改易去處其書十萬餘言大抵是說此事試詳閱之必自知來歷矣

答陳幾叟書

龜山誌銘初不敢下筆以情意之厚義難固辭故不得已勉强爲之世人之知龜山者甚多而疑謗之者亦不少故安國論其行己處自飲食衣服居處之際至於若將終身不改其樂事皆有實以折服眾多之口至其大略又用語孟正蒙三說爲證故措辭雖不工而意卻有所主只如差監市易務事乃平生履歷故不可闕若據龜山所言卻甚明白雖書不就無害也但行錄乃言不欲爲市易官於語脈中轉了龜山之意卻似嫌其太卑究而不爲須當刪去不就二字夫年已七十欲爲筦庫郎見得遺佚阨窮不憫怨之意正要此一句用豈可不書乎其後以祕書召遷著作郎等事此正謂援而止之而止者也夫援而止之而止未有是處而龜山獨稱爲仁者特以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耳故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此事他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言之又時然後發所以尤可貴耳當時宰執中若能聽言委直院吳元忠輩畫一條具因南郊赦文行下決須救得一半不至

如後來大段狼狽也若龜山此舉可謂老婆心切矣世人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則曰此御筆也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政和末年以來已是海行指揮豈可以此定賢者之出處以其不可違而就召假有論及申屠蠭笑而不答之事則又何辭以對故龜山之赴召非畏海行指揮乃懼天下之人在塗炭之中而有惻然不忍人之心是以不屑去耳故安國於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建白詳載其本末所以致其區區之意破紛紛之議使天下後世疑謗者莫不自消釋矣其章疏中所論王氏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又卽一二事以明之此眞拔本塞源者也幾叟何以尚言猶是一時之論乎五經皆空言也雖不如春秋一句卽是一事然明理以垂訓以待後之學者豈曰小補之哉故說者以謂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此亦互相發耳誌中又載近臣所論鬧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所著三經義辯有益學者夫以義辯爲有益則新義之爲害可知故誌篇之末獨言凡著述論辯其存於今者非見諸行事故因此語反覆證明諸所建白之尤爲深切耳而著述論辯之功自在若以爲緩辭則誤矣故安國意不欲有所改更必欲更之但曰著述論辯存

於今者其傳浸廣可也公更思之如何

記差市易務事始末　陳淵

龜山宣和四年既罷祠官貧甚不果赴部郭愼求在朝以書問所欲公年已七十矣　癸巳生宣和四年歲在壬寅年已七十　答以老不能辦事惟求一覺庫爲貧耳愼求得書詢吏部見闕監當官近畿陵未差者吏部報以常州市易務卽爲求得之馳以告公愼求初亦不知前一日爲人所授公聞之曰非見闕固於吾事無濟然市易事吾素不以爲然縱便得祿其可就乎蓋愼求不察吾意耳五年秋末果退閑因傅國華之薦召赴都堂審察卽以足疾辭不赴六年國華又以前請未行再薦遂以祕書郎召對且御詔若辭者坐罪乃不克免先是傅國華奉使三韓得旨許於經由三路夙人材可薦者薦之不限以員及歸具奏臣往來京西淮浙人材可薦者甚多然抱道處晦無如楊時者願以所得薦三路人材薦此一人上亦聞公名故始召審察又召上殿云若謂監市易務不就除祕書郎郎卽非同時事失其實矣今削去不就二字爲當更恐欲見其實故具之然如市易務方待闕未上雖不見於墓誌亦可也

行狀略

呂舍人

處守楚潛議法平允而通判楊增多刻深先生每從潛議
增以先生爲附太守輕己及潛去後守林某議不持平
先生力與之爭方知先生能有守也
知潭州劉陽縣安撫使張公辯民雅敬重先生每見必設
拜席與均禮知杭州餘杭縣簡易不爲煩苛遠近悅服
蔡京方相貴盛毋前葬餘杭用日者之言欲浚湖瀦水
爲形勢便利託言欲以便民事下餘杭縣先生詢問父
老人人以爲不便即條上其事得不行
知越州蕭山縣蕭山之人聞先生名不治自化人人圖畫
先生形像就家祠焉

或說當世貴人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置上
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會路允迪傳墨卿使高
麗高麗王問兩人龜山先生今在何處兩人對方召赴
闕矣及還遂以名聞因勸政府宜及此時力引先生政
府然之遂以祕書郎召及對陳徵戒之言上嘉納焉
太原被圍朝廷遣姚古救援古逗留不進先生上言乞誅
古以肅軍政又率同列上疏論蔡京王黼童貫等罪惡
或死或貶乞罷宦者典修京城事且錄五代史傳以進
朝廷置詳議司議天下利病先生以爲三省政事所出
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小生未必賢

於六曹長貳也朝廷從其議又乞褒復元祐名臣凡在
黨籍者力辨宣仁誣謗乞復元祐皇后位號凡所論皆
切當時要務
大學諸生詣闕上書議者疑其生事徼亂先生即見上言
諸生欲忠於朝廷耳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爲
之長貳即自定矣淵聖喜曰此無逾卿者矣即命先生
兼國子祭酒
今上即位本中之先君子初在政府首爲上言先生之賢
於是除工部侍郎
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涯涘不爲崖異絕俗
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
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
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之學是時從兩先生學者甚
眾而先生獨歸閭居叅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
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
本中嘗聞於前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
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遺事九條

明道在潁昌時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道
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

日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寧出交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彫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謝楊二君長進見龜山語錄

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卽能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見程氏遺書

伊川答楊中立論西銘中立書尾云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舊在二先生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見上蔡語錄

先生曰官司設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爲害教而必爲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引誘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爲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爲之上下不以爲怪不知爲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

答以强民其所爲有甚於鞭笞者矣余在潭州瀏陽方
官散青苗時凡酒肆茶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
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常至是時
亦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
閒得錢遂用之有力見龜山語錄
又言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
者余爲瀏陽日方爲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者
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於吾境者無
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爲恨
元城劉公聞胡珵曰毘陵莫常得書申立安否曰楊先生

近有除命以祕書郎召對公曰誰所薦珵曰傳聞是蔡
攸公曰此曹立黨相傾不知中立肯來否見道護錄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曰大諫初承詔命眾論有疑安國
獨以爲以明道先生之心爲心者裂裳裹足不俟屨而
在途也又與宰相書曰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時造
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之者知其文
以爲蔡氏所引此公無學而已不知者
求於人蔡氏焉能浼之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
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
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
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又答胡應仲書

云楊先生世事殊不屑意雖祖禓裸裎不以爲涴見胡文定公集

昔西南夷人嘗以梅聖俞雪詩織布而永叔只於野錄載之其事不入誌銘然則姓名爲蠻夷君長所知豈足道哉竇山行狀中載高麗國王事所以不得書也見胡氏傳家錄

遵道墓誌銘略此昔先君子吏部府君所作

公諱迪字遵道爲髫兒已能力學指物卽賦凜然如成人既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慍色至急人困乏而樂其爲善則矯然敢爲必極其意而後已與人辯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冰解的破聞者欽聾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貨訟不決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爲之平其誠信於人如此游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而不顧抱經游於伊川之門以藐然少年周還羣公之閒同門之士咸斂手以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許之伊川答竇山書曰令子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於易春秋尤精詣崇寧三年以疾卒予不及識公自來閩中多從竇山門士游閒論近世學者至公皆曰吾不及也謹爲之銘銘曰斯文盛衰天實命之有嗜其徑異端乘之道堙不治以與世違有志於得俗學昏之以見自私乖戾莫施孰爲毅然

莫乘莫惛天蓋祐之使與斯文屹屹龜山淵源伊洛如
星之斗以表後學公爲之子妙質夙成目濡心泞食息
訓經不躐不陵師訓是程軌道以趨不畔墨繩行滿鄉
黨世孰知之遺文蔚然不可瑕疵胡不百年以究其業
齎志莫陳方壯而折天其或者尚相公子我銘幽竁以
告來世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 煦惺齋覆校

長樂游 大廉清卿分校

閩縣高景崧又申分校

劉起居

墓誌銘

尤溪劉鴻略

羅源陳紹濂 仝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 晉江史大範 仝校

平和汪奇猷

公諱安節字元承溫州人資稟不凡方兒時已有遠度比
長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於得而後已少
與從父弟今徽猷閣待制安止相友愛皆以文行爲士

許景衡

友所稱既冠游太學元符三年擢進士第調越州諸暨
主簿國子祭酒李其屬表留公太學不報除蒙州州學
教授未行改河東提舉學事司管句文字改宣德郎召
對便殿公言春宮宜愼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
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
即日擢爲監察御史數決大獄所平反甚衆居數月攝
殿中侍御史時公方謁告省親既陛辭而命下不及供
職而歸俄除起居郎趣赴闕公迎父宣義而西居無何
宣義思歸公欲乞外補宣義固止之明年遷太常少卿
而言者斥公在言責時無所建明且久不容親責守饒

州州薦饑公至大發廩賑之又檄旁郡無過糴軍儲不
足它日皆强取諸民公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他司
宜有相通者政應調適其緩急耳市人數爲在官者所
擾逃散郊外公躬率以廉寮屬化之未幾饑者充之者
濟逃者復於是與之治賦出裁制貢奉之須俾屬縣先
期戒民無倉卒之擾移知宣州去饒州二日民遮留之
涕泣不忍別耆壽以爲吾州自范文正公後惟吾劉公
而已至宣十日而水大至公分遣其屬具舟拯溺而躬
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幾數千人而遠近流民至者以
萬數公闢佛廟以處之發廩以活之一無失所者其將

發廩也吏以爲法令不可而部使者亦持其議公皆弗
聽大疫公命醫官治甚力其得不死者不可計政和六
年夏五月卒年四十九娶何氏公之娶也初行親迎之
禮鄉人慕而繼之旁郡聞多竊笑比年朝廷頒五禮於
天下於是人皆思公之倡始云子男曰暨孫有異質九
歲而夭一女尚幼以安止之子誠爲後公天資近道而
敏於學問其所趨尚非世俗所謂學者嘗從當世賢而
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沈涵熟復存心養性
久之於是有得其貌溫然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
小大一以誠雖忤己者未嘗見其有怒色恚辭也其在
河東同僚有交惡者一日邂逅公座間其緒餘不覺自
失相與如初其恬靜弗校宜若易與者至於有所立則
挺然不可回奪會不知禍福利害可以爲避就也鄜公
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數輩追路勞勉之朝廷
震怒追逮甚急人皆惴恐公獨泰然如平時既而哲宗
察其無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若也事親能承順其意
教養諸弟涵容周還有古人所難能者族居踰百口上
下愛信雖臧獲無間言也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
下之理有一無二迺若異端則有間斷矣閭人善如已
出或歸以過則未嘗辯遇事不擇劇易人所厭若者任

之裕然無迫遽勤瘁之色其與人游常引其所長而陰
覆其不及諸暨令不事事州將欲易他邑公既左右之
振其綱條又稱其長者將卒善待之宣州賑濟公疏以
爲非敢專也蓋有所受之故朝廷錄部者之功而進秩
焉蓋其志非敢私佚其身而在於爲人其所施置常在
於公天下以爲不如是則非所謂合內外通彼我也所
治二州專以仁義敎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
俾毋再犯閭有鬬者將愧於官則曰何面目復見府君
遂捨去以是延無可治之事或踰旬不施笞朴

遺事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曰只
爲未有根因指庭前茶蘼曰此花只爲有根故一年長
盛如一年問何以見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不進只他
守得定不變卻亦早是好手如廉仲之徒皆忘卻了見上

蔡語錄

呂稽中

尹侍講

墓誌銘

先生洛人也姓尹氏曾祖諱仲宣娶張氏生七子而二子
有名長子諱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諱洙字師
魯是謂河南先生河內娶何氏生四子其長子諱林官

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娶劉氏萬年縣君劉氏卒陳氏福昌縣君是生先生先生諱焞字德充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爲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先生應進士舉答策問議詆元祐貴人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夫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子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爲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舉程夫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程夫子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靖康元年朝廷初辨忠邪召用四方才德之士以布衣召先生先生謝不用既往又謝不欲朝大臣知不能留也授以和靖處士而歸明年金人陷雒陽先生之家死於賊先生既死而復蘇竄於長安山中轉徙四五年而長安陷劉豫僭位於京師思有以繫天下之望則使其僞帥趙斌卑詞厚禮來召先生具供帳衛從於山中甚盛先生逃去夜徒步渡渭匿冦水谷中崎嶇走山間遂至閬中久之往來巴中止於涪紹興五年有從臣言先生之道上召先生於涪曰昔者之召程頤蓋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遂以左宣教郎崇政殿說書召先生先生

力辭十數上敕有司加禮敦遣不已六年先生辭官而
赴召蜀之學者爲先生立祠於涪七年至九江有言者
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
今又二十年矣請就斥朝廷恥之於是大臣顯言先生
拒劉豫之節學問之正上又思見先生召之愈急禮益
至先生辭避已數十迫上命布衣至行在所而病上賜
之金帛使大臣存問慰勞須其病愈必受命而後朝病
愈先生朝又辭於上前上曰卿尚可辭邪朕渴卿久矣
知卿之從伊川也侯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遂就
職又除祕書郎先生年六十七矣八年二月除祕書少
監月餘以病求去不許四月賜緋衣銀魚象笏與御府
珍玩之物先生益衰且病益求去改除直徽猷閣主管
萬壽觀崇政殿說書九月除太常少卿兼說書十一月
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進官左通直郎而先生病日作
不能朝告病甚於朝廷十二月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
壽觀兼侍講先生曰病不能朝矣而寵祿日至何功德
以當之上章十餘不已朝廷哀其病且老九年二月使
以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去先生去之平江虎丘十
年正月先生年七十而老尚矣遂致仕進官左
奉議郎而從其請十二月先生如紹興居二年而沒年

七十有二矣上命越制以賻之贈官四等先生娶張氏
追封令人生子均仕爲將仕郎雒陽之陷與張令人皆
死惟諸女在立孫鎮爲均子稽中聞之先生之學學聖
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不可以爲也玩味
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有敎於是乎下學上
達窮理盡性而無贅無外者學之正也故先生莊敬仁
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推而
放諸四海而準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
己見於容貌聲音之閒望之儼然也卽之則溫言則厲
天下知道者必宗之不知者必慕之小人見之必革面
後有聖人不易先生之道矣然而先生進不得施之天
下退未嘗筆之於書與羣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不
爲講解文書獨嘗奉詔撰論語解今行於世

遺事十條

和靖因蘇昞見伊川自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見祁寬所錄尹和靖語下同

和靖言初見伊川時敎焞看敬字焞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和靖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

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彥明獨能力行之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无不利時則更無計較當更無睹然且日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見呂氏雜誌

溫州鮑若雨商霖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伊川遣之見和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靖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焞以諸公來依先生之門受學焞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少差便不誤他一生伊川領之見祁寬所錄尹和靖語下同和靖與思叔共學之久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有差否自覺如何爲我言之和靖曰焞不逮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焞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焞未敢保也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是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

待

子謂尹焞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見程氏遺書下同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頤之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和靖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川謂范曰君看尹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元長次日說如此蓋伊川平日元不曾許人見祁寬所錄尹和靖語

靖康元年同知樞密院事种師道奏伏見河南府布衣尹焞學專師古行足勵俗潛心允蹈踰三十年西都學者皆推仰之未嘗應書不求仕進若蒙召致俾預講說必有補益召至京師十月賜號和靖處士以歸戶部尚書孫傅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傅中書舍人胡安國奏臣等伏覩河南府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惟時皆可師法器識宏遠可以任大臣等淺陋不足以盡知然近來招延之士無有出其右者昨緣朝廷特召河南敦迫赴闕伏聞命之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朝廷延仄席求賢之意伏望聖慈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尋以金人犯闕不及再見見難儀集

和靖在瀘州一室名曰遂志齋取易致命遂志之義在涪陵縣所居名曰習堂取學而時習之之義在干福院一室名曰六有齋取橫渠先生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之意一室名曰三畏齋取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意 元涪陵記善錄

紹興五年史館修撰兼侍讀范沖奏伏覩和靖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靖康中朝廷以布衣特起叅加津遣既至京師懇□還山賜處士號建炎閒焞逃竄山谷翟興爲河南鎮撫使聞其名遣使延聘焞亦不就今流落在蜀臣與之游處三十餘年得其爲人內外洞徹毫髮無玷實爲鄉閭之所尊禮士友之所矜式迹其所得於己表見於外臣無能髣髴舉以代臣允愜公議六月十五日聖旨召赴行在仍令川陝宣撫司以禮津遣宣撫司劄下涪州津遣知州事李贍申尹處士雖寓居本州千福院然獨處一室嘉遯養浩志尚高潔邦人莫得而見恐非有司移文可致乞自使司專委官一員依已得聖旨以禮津遣上副朝廷擧逸求賢興治美俗之意於宣撫司差官敦遣先生四狀辭免不獲明年九月乃行先是伊川先生謫居於涪涪人立祠於北巖先生避地偶亦居焉至是以文告辭曰焞

甲寅孟秋始居涪陵已卯孟冬誤辱召命繼下除書實
嗣講事人微望輕敢紹前躅辭不獲命勉赴行在有補
於世則未有也不辱其門則有之今茲啓行惟先生有
以鑒之七年二月至江州以病少留四月上第八狀云
竊見臣寮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爲此學鼓扇士
類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焞實師程頤之學垂二十年
學之既專自信益篤自壯至老居之甚安使焞濫列經
帷其所敷繹辟陋之學亦不過聞於師者不惟無以發
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聰焞雖甚愚敢偷一時之顯榮不
顧四方之公議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日增精
神衰耗洪不能支持前進乞令自便訪藥求醫免令道
塗塡委溝壑於是右相張公浚奏臣先備員川陝一宣撫
處置使竊見和靖處士尹焞緣叛臣劉豫父子迫以僞
命焞經涉大河投身山谷自長安徒步趨蜀崎嶇千餘
里乞食問路僅獲生全臣嘗延請至司與之款接觀其
所學所養誠有大過人者紹興甲寅春臣被命還朝蓋
嘗以焞之姓名達之天聽今陛下博采羣議召置經筵
而焞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州
守臣疾速以禮敦遣五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奏先生
又辭不得已九月乃至國門猶引前說力辭云列之經

筵陳說上側守其師法則亂聖聰趨時苟合則負素志此其所以被寵若驚進退失據者也至二十狀不允乃受命入對見難儷集及涪陵記善錄

戊午八月二十九日講筵初開上問先生孟子謂紂一夫如何先生曰此爲當時之君而言也時有進疑孟子說者上問程頤謂孟子如何先生曰程頤不敢疑孟子見寓所錄尹和靖語

尹彦明在經筵嘗從容說黃庭堅如此作詩不知要何用見呂氏雜誌

紹興戊午先生上奏曰本朝□□之禍亙古未聞然頼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離異遠近愛戴國勢可保前年徽宗皇帝窗德皇后　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心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遂使虜意益驕謂我無人乃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中國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況先王之禮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信仇敵之詐謀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反兵之義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更願深謀熟慮採眾論以全大計則天下幸甚又與宰相秦檜書曰金人與我有不共

戴天之讎靖康以來屢墮其術今若一屈使爲口實要
怨誨兵自困自斃豈忍爲此議乎比者竊聞主上以父
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未聞金人
悔禍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
恨切骨則金人虎狼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
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
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
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之孝弟通於神明主上之道
德成於安强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復有
辭免待制第三狀云臣每念誤愛寵榮蔑聞補報比嘗
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迹其愚痴豈
堪時用第四狀又言之乃得外祠見戊午讜議及雜儷集
先生卒門人呂堅中以文致祭其略曰慕惟善誘循循不
倦儕沈若酣培殖閒見日敬以直內是乃持守維窮維
格理則昭剖由是致知上達神明知而罔覺匪致之精
養不以厚行不以力雖曰有見乃德之賊厚養力行必
踐必久勝己之私馴以固有略則易詐拘則易窮才意
所測鮮克有終喜怒哀樂聖愚同然發欲中節時然後
言猗與吾道易簡以求如霽則行如潦則休或謂無心
先生曰否何以知覺惟私是醜或謂勿思先生曰豈我

亦有思思無邪爾先生之言測遠窮深其未傳者匪言
實心嗚呼哀哉

同治五年重修福州府學藏板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　煦慢齋覆校
閩縣林星賡礪臣分校
侯官陳則誠鼇齋分校

莆田黃　濬
羅源陳紹濂　仝校
晉江史大範
平和汪奇猷　受業

倦封張伯行孝先訂

張思叔名繹嘗記伊川言行一編亦名師說所著詩文甚多今存數篇

遺事三條

張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爲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思叔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授學

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頗能文入縣學
府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也因至僧寺見道楷禪
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慕叔行己官雒中思
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
爲空祝髮也及伊川先生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時
從學者甚衆先生獨許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
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
及之者矣見呂氏雜誌又童蒙訓云思叔因讀孟子志
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
蓋能守此則無
不可爲之事

和靖言焞與思叔既相友善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
生思叔穎悟疏通先生亦便喜之自此同游處先生以
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家居壽安學者從之漸衆和靖嘗
因侍坐稟伊川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懵焞
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
守恐思叔不及焞先生以爲然思叔長於爲文又善辨
事先生沒未幾思叔亦沒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
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爲於世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見涪
陵記
善
錄

張繹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
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樸茂見祁寬錄
尹和靖語

馬殿院　何兌

逸士狀

公諱伸字時中 按語錄作時中或作時舉恐亦當兼行 東平人也自弱冠登第不樂馳騖以階進晦迹州縣人無知者崇寧初元祐學有禁奸人用事出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程先生之門學者無幾雖窃素從游閱以趨利叛去公方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爲親依之計至則因先生高弟張繹以求見先生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者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眞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同僚相見至以飛語中傷之不顧也逮靖康初政樞密孫傅始以卓行薦於朝召既至中丞秦檜素高其節即迎辟爲監察御史令人取願狀公曰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堪無問願不願居無何遭大變故金人立張邦昌僞僭於位邦昌初不敢當而賊臣從旁勸進曰相公今姑權宜從事忍死爲一城生靈贖命他日爲周公爲王莽惟相公所爲耳邦昌於是俛首唯唯即趨虜帳受僞號既金人去滋久邦昌恬無自全意時人皆意邦昌實預郤謀畏禍無敢言者公首具書請邦昌迎元帥康王書成率同

院簽與俱往相顧無一言肯公遂以書自抵銀臺司進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公投袂叱曰逆類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爲此爾而欲吾稱臣耶出卽以繳申尙書省尙書省以示邦昌邦昌得書氣沮恐敗誅甫議迎隆祐皇后爲垂簾計其書大略曰相公閣下服事叅朝爲宗寶臣比者不幸迫於狂虜使當僞號非常之事閣下此時豈以義爲可犯君爲可忘宗社神靈爲可欺所以忍死須臾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孫於人而實忘趙氏之宗者孰若虛受於己而實存趙以歸耳是得春秋叅仲行權之旨而不苟辭其名故天下戶知之而無一人以相公爲非也金人既北相公於義卽合變懼宜列於朝上皇子惟康王在外天下所繫國統有歸宜發使通問掃淸宮室率羣臣奉迎而立之閣下退就北面之列然後從而引咎以明身爲人臣昧於防患不幸爲寇讎脅汙當時不能卽死以待陛下今事旣定夫復何面事君請歸死有司以爲人臣失節之戒退伏闕下以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照察以閣下忠實存國義不苟生棄過錄勞而身名俱榮矣今乃謀不出此時日已多肆然尙當非據偃寢禁闥若固有之羣心狐疑不知所謂上天難欺下民可畏成敗之際間不容髮閣下若

以愚言麤有覺悟伏望亟圖猶可轉禍爲福於匪朝伊夕之閒此伸所以不敢自外且效愚職分於朝廷過此以往則閣下包藏既深志慮必異外假設飾事端愒日待期而實陰結寇讎合從爲亂九廟在天雖萬無成理然伸亦願生不汙與叛逆同朝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既而戶部侍郎王及之言於邦昌以上皇盥德宮府藏所有及池塘魚藕之利可盡取以資國用公復慨然引義白於都堂曰古者人臣去國其君待之猶三年然後收其田里君之禮臣猶若此則臣之報君宜如何今吾君遠狩猶未出疆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擬欲追挽而不可得君之府藏珍游忍一朝而毀乎此與削迹何異切不可許邦昌不聽今上龍飛公屢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請從竄削上知其忠且有功於國遂擢爲殿中侍御史荊湖廣南撫諭以誅邦昌及其黨王時雍還臺言執政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不報嗣上章以臣言可采即乞施行非是臣合坐誣罔大臣之罪移病待命旬日貶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竄之死地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有識者爲朝廷惜其去至戚嗟相弔且爲公危之公以襆被就道無憂懼之色人益歎服公天資重厚雖勇於爲義而恥以鈎名凡所

建明輒削其豪故人少知者不幸卒爲仇陷於死公之死不得其詳或云時王淵屯淮上受潛善等密旨加不利於公天下知與不知莫不痛之未幾廣陵不守果如公言紹興初乃追贈諫議大夫公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每如此姑掇其大者以補國史之缺謹狀

先君紹興初作此文攜以呈故丞相李公李公許以達朝廷未及而蘆紹興癸酉倅辰陽忽見邸報宰相秦檜自陳其靖康之功謂他人無預焉先君遂以此文繳申尚書省大激檜怒送荊南詔獄令自引虛獄辭皆出吏手先君不得預也奏上又以情重法輕特削官貶眞陽未幾檜死蒙恩東歸繼復舊物而病不起矣嗚呼痛哉秦檜靖康時爲中丞於金人帳前乞立趙氏其謀議皆出於先生死察院吳給敦仁爲草劄子檜忌人分功深諱其事及見逸士狀恐先君知而揚之故忿臧至此辛巳仲冬十日男鎬謹書

何鎬

續紀

先生調官未嘗擇遠近利害到部但視資當入者即注擬家東平乃授成都郫縣丞尚在選調至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先生先生辭以多弊不可爲守問其故先生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則速禍

守曰君既知其弊尙何辭先生至場中則諸色人紛然矣豐飲食玩好文飾美女凡可以蠱詠者無所不至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先生盡逐之嚴察吏卒不容纖芥負米至者略無留滯於是蜀人稱詠萬口一辭時提擧常平孫侯按部至成都境上早行見負擔者假寐道傍以待曉怪而問之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某等至無邀阻故爭先詰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歎息不已抵郡卽呼吏書牒薦之卽日改秩先生常以此語人云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干人也

先生爲奉符丞攝令事方歲歉而朝廷行茶引先生拒之曰民方救死不贍豈可重困之太守怒曰朝命安可抗先生曰伸爲令誠不忍見民轉溝壑守曰須先劾爾事乃可行民聞先生被劾爭赴愬諸司或徑達臺省事遂解又嘗掌市易倅以百縑令售之先生辭以直高倅强之先生曰伸不敢以詐估官直須伸去乃可欲尋醫倅懼而止

先生在奉符縣傅伯野在西掖慕洛學遣其子見先生求二程先生語錄先生曰此書今非其時未敢遽傳其子固請先生曰第歸尊君若果有志無憚再來既還以告

伯野曰吾志欲求道遑恤他乎遂令復至先生乃授之且謂曰尊君既得此書不得久於朝矣未幾果以繳高麗詞頭罷

先生出使過州縣必察民利病饒遺一無所受初至清湘所在民羣聚遮馬首投狀乞留其宰問其善政皆曰不知其他但知縣到後未嘗有吏下鄉先生卽日以舉牒付民使以遺令眾歡然乃去令姓張失其名至番禺問諸司以屬吏之賢者同薦一節度推官姓黃曰方陳述生殺自任官吏無不畏附惟此人敢與之辨曲直幾遭虎口乃舉之還至舒州從人就縣索夫馬其令不應直至前日殿院所合得不敢不供從人分外需索實不能應先生延之坐且謝之既而謂人曰某以臺官過州縣一令乃敢拒之是必有氣局者還朝首薦之令姓周

先生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先生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廣陵隨身行李一擔而圖書半之山東已擾而家屬尚留東平

先生自湖廣還將入奏於道中採訪得執政不法事作彈文方具稟而先君追及於建康先生喜曰吾有事數日

不能自決望子丈矣因出臺相示且曰吾欲首言之先
君曰先生方以使還且當奏職事徐論似未晚先生曰
彼忌我若未及言而有遷除奈何然吾當有以探之是
時方召孫覿謝克家乃言此二人皆小人不可用如覿
親草降表極其筆力以媚金人受其二女乃負國之賊
也果不報遂除司農卿先生固辭乃繳進彈文時執政
怒甚峻求無以爲罪乃指彈文中言邵成章上書事成章
中官也以爲趨向不正遂貶公

遺事三條

崇寧間言者范致虛攻先生爲元祐邪說朝廷下河南府
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伸欲先棄
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能
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閒伸爲御史論事公論與之
見程氏遺書

靖康二年四月八日監察御史馬伸狀伏見逆虜犯順劫
二帝北行且逼立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
就位者自信金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
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金退多
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訟獄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
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强

虜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爲久
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謂金人未遠因循
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鬧
雖有忠義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反遭塗炭
辜負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
取稟大后命令而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
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閒應內外赦書施行恩惠
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俟立趙氏子日然後施行庶幾
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伊周再作無以復加如以伸言爲
不然卽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朝
叛臣也謹具申太宰相公伏俟鈞旨申時奉鈞旨一切
改正九日追僞赦不行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
請元祐皇后垂簾決政邦昌行太宰事中外大悅追同
諸路赦文幷收初四日立宋太后手書不用遣馮澥李

回爲奉迎使副 見汪藻所編實錄草本

胡文定公時政論曰馬伸言黃潛善汪伯彥措置乖方自
言官黜爲監當而其言則有狀矣不愼命令則以下還
都之詔也廣布私恩則以復祠宮教官之闕也黜陟不
公則以罷衛膚敏而用孫覿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則
以貶吳給張閎邵成章也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訐

景衡也私收軍情則以各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優厚也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眾所共見不敢以無爲有亦不敢以是爲非而當時不信其言而罷之反以爲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捐軀爲國之人惡其毀譽之核實而不亂也耶說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伸既遠貶雖有詔命不聞來期君子憫焉此雖貢以龍閣未盡褒勸之禮乞加追奬及其子孫以承天意見胡文定公集

侯師聖名仲良河東人二先生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有論語說及雅言一編皆出衡山胡氏其爲人梗槩亦見胡文定公行狀

遺事二條

人有欲館侯子於其門者侯子造焉則壁垂佛象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侯子從之侯子遂行或問之侯子曰蔬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人有父在而身爲祖母忌日飯僧者召侯子侯子不往或問之侯子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吾何往焉見侯子雅言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云侯仲良者去春自荊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於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於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略

時事則纖微皆察國勢安危民情休戚凡務之切於今
者莫不留意而皆曉也方危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老
身貧賤亦可慨矣伏望吾兄力薦於朝俾命以官使得
效一職亦不爲無補見胡文
尹子曰先生謂侯子議論只好隔壁聽見外
定公集
書
或曰江陵有侯師聖者初從伊川未悟乃策杖訪
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有得如見
天之廣大伊川亦詡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耶師
聖後游荆門胡文定留與爲鄰終焉愚按侯子非
荆人據諸書所載但知前數條而胡公行狀亦止
云熟觀二先生之言行不言其見濂溪也濂溪卒
於熙寧六年而侯子靖康建炎之閒尚在其題上
蔡謝公手帖猶云顯道雖與子爲同門友然視子
爲後生則其年輩不與濂溪相接明矣且其言自
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者亦與侯子平日之言不
相似凡若此類學者詳之

王著作

墓誌銘

章憲

福清王先生程門高弟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
考徙平江先生資稟清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及

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徼名當世
世亦罕知之知府事孫公祐列先生學行於朝召見賜
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先生爲上言日人心廣大無
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
武之道擴充是心焉耳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
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
法備在方册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未幾兼史館
校勘遷著作郎句外補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致
仕官至左朝奉郎壽七十有二紹興二十三年五月戊
午疾終於里第葬於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茅栗山楊文

靖公時程門先進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中
書舍人朱公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公安國徽猷閣待制
尹公焞皆舉以自代胡公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議
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同治五年南昌彭氏重刊正誼堂藏書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　羅源陳紹濂　晉江史大範　仝校
莆田黃　淶
平和汪奇猷

胡文定公

行狀略

公諱安國字康侯建州崇安人父淵故宣議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吳氏故永壽縣君贈令人公生於熙寧甲寅九月二十二日巳時年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

校官楊　浚雲滄總校
化陳　熙幄齋覆校
上浦　倫紀堂分校
新仲卿分校

之句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穎昌靳裁之常聞
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奇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
問益强識致日明文辭迥出流輩博士欲令諸職長各
呈其文課將考優劣而去留之皆爭先自送公獨繳還
差帖願退就諸生之列中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時策問
大要欲復熙豐之政公推言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
以平天下之道詞幾萬言考官得之定爲第一將唱名
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命再讀諦聽
逾時稱善者數四親擢公爲第三除荆南教授正身律
物非休沐者不出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不以文
藝爲勸除大學錄學生劉觀石公揆輕後有名試選屢
居上游一旦觀爲人代筆事覺公揆薄游成訟逾告期
不歸爲之游說者甚眾公正色曰錄以行規矩爲職職
不能守奚以錄爲且二人者果佳士而所爲如此亦何
足惜眾不能奪竟致之法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
公言曰學校所以成就人材非治之也今法令具矣當
使學者於規矩之外有所畏而不爲謹按聖門設科成
周貢士皆以德行爲先文藝爲下臣當以此仰奉明詔
改使湖南是時蔡京方得志所行事既不善而官吏□
□當愈爲民害學校其一也公獨撙節行之禁其太

甚士子持法自肆者懲之常曰韓魏公最善行新法者也所至訪求人材詢問利病禮下賢士刺舉必由公論風采嚴肅郡縣敬畏不敢犯會有詔旨委諸道提舉學官論舉遺逸公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時蔡京已惡公不爲己用於是屬吏李良輔徑訴於朝稱二人者范純仁之客而鄒浩所請託也京大怒改良輔合入官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人皆爲公膽落帥曾公孝廣來唁公退謂僚佐曰胡提舉凝然不動賢於人遠矣獄未成移北路再鞫之訖不得請託之狀直除公名勒停公退居荆門漳水之上定省之外以經籍自娛家人皆忘其貧而親心適焉既而良輔以他罪發覺臺臣乃辨明前事有旨復公官改正元斷然公仕意益薄矣政和八年張商英相除公成都府路學事公以親年寢高即上章乞侍養得請滿二年未能朝參丁令人憂服除政和八年矣余深入相薦名士十人公與其一有旨召對公至京師臥疾不出百餘日邊巡謁告而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復召上殿未受命而中大捐館舍中大常欲公及時建功立業而毋令人又每以進取爲戒公處其閒委曲將順既不失令人之本心又不拂中大之嚴訓終喪謂子弟曰吾奮迹寒鄉爲親而仕今雖

有萬鍾之祿將何所施遂稱疾挂冠買田營菊築室勤
耕將終身焉宣和末侍臣李彌大吳敏譚世勣合章薦
公經學可用齒髮未衰特落致仕除尚書屯田員外郎
公來謝且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再除起居郎三辭
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淵聖急召坐後
殿以俟公卽入見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
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發事宰物之權也陛
下昔在東宮潛德韜晦其於六經所載帝王制世御俗
之大略必有所避而不欲聞官屬之司勸講者必有所
隱而未及陳今正位宸極日月向久而績效未見則於
古訓不可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
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
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則天下之幸臣又聞爲天下國
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
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
陛下南面而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
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
觀而浸潤之奸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
士民不信若不埽除舊迹乘勢更張竊恐奸雄不忌狂
虜肆行大勢一傾不可復正望詔大臣詢以修政事攘

夷狄之方令各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仍集百
官議於朝堂眾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按爲國論頒諸
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之效除中書
舍人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之舊凡大小之臣與
己不同者卽指爲朋黨見公論學術之奏慍懟形於詞
色乃言於淵聖曰安國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
此可謂不臣矣淵聖不納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
翰對曰臣雖□□□然聞其名久矣自蔡京得政以
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入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蔡氏所
汙惟安國一人耳淵聖嗟異焉南仲知淵聖意不可回
乃諷臺諫摭角論公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淵聖終不許
中書侍郎何桌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公上奏曰內外
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
旦遽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
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乎若但委諸路帥臣
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卽
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
尾大不掉之虞一舉而兩得矣桌方得淵聖心密說以
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
南道之任又以於公嘗有推挽之力必無較異及此奏

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然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外州郡而已於後京師被圍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翱翔漢上不復北顧大略如公所策云吏部侍郎馮澥言劉玨行李綱責詞實乃爲綱游說玨坐貶公言侍從之臣雖當獻納至於黜擊官邪必歸風憲各有分守不得侵紊而澥越職妄言上瀆宸聽非所以靖朝著也陛下聖度寬明無私好惡廣開公正之路而澥無故復稱黨與未殄議論未一宜察奸罔早加懲戒夫欲殄黨與一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者制異己而遂其跋扈之謀者何忍更遵用之使羣臣益分門戶迭相排毀置國勢於傾危乎陛下即位數降詔旨追復祖宗善政良法而澥獨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學再按紹述之議國論至今紛紛未定則澥之故也於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桌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虜騎已薄都城矣公在省一月告假之日居其半每出必有論列或謂公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公曰大事皆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論至於大事又不敢論是無時可言也虜圍益急淵聖命召公及許景衡旨竟不達今上登極召公爲

給事中公雖辭避未行而痛憤夷狄侵陵心在王室蓋有趨命之意而黃潛善方得政專權妄作斥逐忠賢於心意益戾公因於免奏有言曰陛下撥亂反正將見中興政事人材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塗揆以愚見尚多未合儻或隱情緘默卽負陛下委任之恩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戇愚妄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彈擊遂罷除命建炎二年樞密使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召命州郡以禮敦遣子寅時修起居注上賜之手札曰卿父未到可諭朕旨催促前來以副延佇之意公以建康東南都會上既在是而眷待如此慨然欲入朝行次池州聞幸吳越遂具奏引疾而返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於上復除給事中上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奧尤難窺測今方思濟艱難豈於理戎禦侮之際虛廢光陰耽味文采而已乎陛下必欲削平僭暴恢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公以學未卒業乞在外編集庶幾成書可備乙覽未允會除故相朱

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湖諸軍事公上奏曰勝非當黃潛善汪伯彥秉鈞之時同在政府緘默傳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下詔令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錄用淪滅三綱乃至於此天下憤鬱皆不能平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勝非不能死生以之偷合苟容不顧君父沿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仗詔勝非改除侍讀召赴行在命門下檢正黃龜年書行公上奏曰由臣愚陋致朝廷侵紊官制既失其職當去甚明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方以

春秋進讀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縱臣無恥公論謂何是時左相呂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領右相秦檜未得其方過姑蘇太守席益知其意謂之曰目爲朋黨可矣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力引勝非爲助而據公奏擬進責命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實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夕彗出東南檜三上章乞留公不報卽解相印去位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上

疏言安國扶疾造朝亦欲行其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
所以示天下也奏皆寢頤浩卽排黜給事中程瑀起居
舍人張壽及璘表臣等二十餘人云以應天變除舊布
新之意臺省爲之一空勝非遂相公登舟稍稍泝流三
日而後行次衢梁訪醫留再旬至豐城寓居又半年乃
渡江而休於衡嶽之下爲終焉計買地誅茅結屋數間
名之曰書堂頹然當世之念矣初王荊公盡屏先儒以
爲淺陋獨用己意著三經新說離析字畫偏旁謂之道
德性命之學於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則詆以
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宮下逮祟寧防禁益
甚故家遺俗或存三傳舊本見者撫歎或遂指以爲春
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於熄矣公自壯年卽有服膺之
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於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
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始由此乎
於是潛心刻意裒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
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
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
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沈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先生
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
勤至是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慨然歎曰此傳心之要

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紹興五年二月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拜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仍給吏史筆札委疾速投進公嘗謂宮觀之任本以養老優賢非因避職及獲譴義不欲請也及此除乃上表謝曰謹修有用之文少報無功之祿即再加刪潤繕寫奏御上屢對近臣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意非諸儒所及也乃除公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所在守臣以禮津遣公以疾未行御史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司諫陳公輔遂論公學術頗僻行義不修復除知永州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上念公訓經納諫之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沒於正寢贈左朝議大夫公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為為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弈某先令人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耶是後不復弈為學官京師同僚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歎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為急遽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按行屬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

職事所在也卽止晚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也罷官掛
南僚舊饑行於渚宮呼樂戲以俟而交代龜山楊公時
具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閒清坐講
論不覺日晷云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
治饌延公飾姬妾請令出奉卮酒爲壽公蹙然曰二帝
蒙塵國步阢隉豈吾徒爲宴樂之日敢辭其人赧赧而
止辭受取舍一介之微必度於義雖飢不可得而食寒
不可得而衣也恬靜簡默寡於言動雖在宴閒獨處未
嘗有怠容慢色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
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疹意則曰上當志
於聖人勿臨深以爲高見怠慢不虔必顰蹙曰流光可
惜將爲小人之歸矣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
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
益無益以是爲常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公隨其資性而
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漸
以敬爲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也以
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及學
者亦未嘗降志孫言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悅也壯年嘗
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答顥川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
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

書以五典四端每事充擴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學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顚倒差謬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窒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物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公於出處由道據義以心之所安爲主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以出處問公公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安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定夫者游察院酢也顯道者謝學士良佐也與楊時中立皆二程先生之高弟公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

皆以斯文之任期公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戹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公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爲首於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爲冠慕思鄉往言必稱之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粹溫儀貌雍穆於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於嚴正中有薰然可親近之意年寖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於禮無異平時每歲釀酒一斛以備家廟薦饗之用造麴蘗治秫米潔器用節齊量無不親之其於祭也必沐浴盛服率子孫諸婦各執其事方饗則敬已祭必哀濟濟倪倪如祖考之臨之也雖在

離亂遷次居處衣食或有不給而奉先之禮未嘗或闕由少至老食不兼味深居疾病膳羞不可致子孫或請稍近城郭公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之故移不貲之軀哉家世至貧轉徒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閒非惟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凡財利假貸劑約必明期日必信無少差忒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其在實歷之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違而愈篤每被召即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寐思所以告吾君者然宦情如寄所好不在焉二程門人侯忠良久居三川多

識賢公卿士大夫之所為而熟觀兩先生之德行又嘗
周流天下汎求人物鮮有可其意者後至漳濱公館留
之逾年伸良潛察公心意於言笑動止之間不覺歎服
語人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惟公一人耳
初娶李氏繼室王氏皆贈令人子三人寅左奉議郎試
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寧將仕郎宏右承務郎女適右
迪功郎向沈孫大正葬於潭州湘潭縣龍穴山禮
官議以道德博聞純行不差謚公為文定

伊洛淵源錄卷之十三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　煦惺齋覆校
閩縣饒　新仲卿分校
侯官薛如芬蘭紋分校

莆田黃榦 撰
羅源陳紹濂 受業
晉江史大範 仝校
平和汪奇猷 仝訂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程氏門人無記述文字者

王端明

名巖叟字彥霖大名人元祐中爲臺諫官登政府正直不撓當世稱之墓碑本傳記其行事甚詳然不及其學問源流也惟遺書前篇有其答問而其

集中亦有記先生語數條又祭明道文有聞道於先生之語及伊川造朝亦有兩疏推挽甚力蓋知尊先生者然恐其未必在弟子之列也

劉承議

名立之字宗禮河間人敘述明道先生事者其父與二先生有舊宗禮早孤數歲卽養於先生家娶先生叔父朝奉之女郭雍稱其登門最早精於吏事云

林大節

不詳其鄉里名字行實但遺書云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然則亦篤實之士也

張闢中

不詳其名字有答書見文集

馮聖先

名理汝州人陳恬叔易爲作誌文尹公再題其後其子忠恕從尹公學涪陵記善錄者也誌跋皆見錄中外書又載尹公之言先生門人馮理字聖先自號東皐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問之理曰夜閒燕坐室中有光先生曰每食必飽頤亦有一奇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

鮑商霖

名若雨永嘉人有答問數條及錄伊川語一卷今見文集遺書

周伯忱

名孚先毗陵人與其弟恭先伯溫同受學有語錄及答問各數章今見書集伯忱嘗爲臨安教官其家有伊川帖數紙其一邢和叔問先生謂二周與楊時似同恕恐二周未可望楊時如何先生答云周孚先兄弟氣質純明可以入道頤每勸楊時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學者要當察此

唐彥思

名棣直興人有語錄一卷見遺書

謝用休

名天申

潘子文

名旻

陳貴一

名經正與其弟經邦貴叔同受學四君皆永嘉人名見唐錄

李嘉仲

名處遜洛人亦見唐錄後爲中書舍人溺死維揚

孟敦夫

名厚洛人祁寬記尹和靖語云孟敦夫來從伊川又爲王氏學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云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沒事生事一日語之日子何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見和靖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若彥明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和靖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焞之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灑埽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然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張范械邵溥送焉

范文甫

暢中伯

二人不詳其名見楊遵道錄

李先之

名樸贛上人爲西京學官因受學焉呂氏雜誌云李先之周恭叔皆從程先生學問而學蘇公文詞

以文之世多譏之者

暢潛道

名大隱洛人遺書第二十五卷卽其所記也遺書云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有得也

郭立之

名忠孝宣徽使遠之子事見伊川年譜祁寬記云和靖語云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語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近思外書云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卽道也又從何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今觀忠孝所著易書專論互體卦變與易傳殊不同然其子雍辯年譜所記事甚詳未知孰是

周恭叔

名行己永嘉人遺書第十七卷或云乃其所記也祁寬記和靖語云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嘗之女登科後其女雙聲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顒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鋭者其退速

每歎惜之嘗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彦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和靖儔及之伊川云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父母遺體以偶賤倡可乎上蔡謝公亦言恭叔不是擺脫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了胡文定公亦云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

和尚書

名恕字和叔其行事詳具國史及邵伯溫辯誣等書云郴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爲人明辯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其於學亦日月而至焉者也又云謝良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郴恕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郴七雖爲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郴七亦有書到頤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爲言官卻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郴七从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

之心便至於此也上蔡語錄云邢七自言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句當甚事蓋放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伯淳責之邢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　煦怪齋覆校
福州林　鈺左亭分校
侯官馬琇荃瑩岡分校